

Mozart's
Last Year 1791

[美] H.C. 罗宾斯·兰登 著
石晰颀 译

Mozart's Last Year

H. C. ROBBINS LANDON

莫扎特的
最后一年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Mozart's
phoenix 1791.

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

1791

Mozart's Last Year

H. C. ROBBINS LANDON

莫扎特的
最后一年

[美] H.C.罗宾斯·兰登 著 石晰颀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1791: MOZART'S LAST YEAR

Copyright © 1988, 1989 H. C. ROBBINS LAND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16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791, 莫扎特的最后一年 / (美) 霍华德·钱德勒·罗宾斯·兰登著; 石晰颀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

书名原文: 1791: Mozart's Last Year

ISBN 978-7-5598-0384-9

I. ①1… II. ①霍… ②石… III. ①莫扎特(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2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6268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解华佳

助理编辑: 李 昂 徐 妍

装帧设计: 胡 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22 插页: 4 字数: 200千字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我发现莫扎特时只有 13 岁，那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念书，那所学校有一位优秀的音乐老师，名叫马修·库珀（Matthew Cooper），我跟他学习钢琴，并参加了他指挥的教会合唱团。加入合唱团后，我们排演的第一套曲目中就有莫扎特的《圣体颂》¹，我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美妙。但在 1939 年的那个春天，对于一个无法现场聆听室内乐或交响乐，与歌剧现场更是无缘的音乐爱好者来说，阿什维尔学校那座收藏了大量唱片——很多来自欧洲——的图书馆，才是促使我投入莫扎特的最大激励。这座图书馆拥有自己专属的一幢楼，并向我们男生开放。那里有很多稀有的莫扎特作品唱片，包括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本人指挥的 G 小调第 40 交响曲（K.550）和另一张更加少见的莫扎特歌剧《伊多美尼欧》的合唱段落选集，那时在美国这部歌剧还少为人知，这张唱片由保罗·萨赫尔（Paul Sacher）指挥，后来他跟我成为了朋友。（在另一张德国唱片里还收录了这部歌剧的序曲，也令我赞叹不已：它让我第一次领略到像 D 大调那么灿烂的调性，也可

以听上去如此阴暗而忧郁。)

两年后的 1941 年，我们纪念莫扎特逝世 150 周年，波士顿交响乐团在他们的夏季主场檀歌坞举行了一系列莫扎特作品专场音乐会，这也是他们乐团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谢尔盖·库赛维茨基（Serge Koussevitsky）指挥下，波士顿交响乐团以无可比拟的辉煌向我们演绎了那时少有耳闻的 C 大调第 34 交响曲（K.338）。在这个演出系列里，穿着白色演出服的乐团以他们的演奏让我首次领会到莫扎特的音乐织体并非总是那么简单：库赛维茨基演奏的降 E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K.365）包含了单簧管、小号 and 定音鼓，而我的奥伦堡版（Eulenburg）缩印总谱里并没有这几个声部，而且当我趁着中场休息爬上指挥台时，我很惊讶地发现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版（Breitkopf & Härtel）的指挥总谱里也没有这几个声部。这些美妙的声部是哪里来的呢？我那时就十分确定这些音符来自莫扎特，后来我十分高兴地得知，在《新莫扎特全集》中已经收录了这部作品包含这几个声部的版本。原始版本并不包含这几样乐器，莫扎特之后为了一场在维也纳的演出而增添了这几个声部。

没错，在 1939 年，我已经毅然决定要将我的一生奉献给海顿，当时他的音乐作品尚未完整地编辑出版过，已经出版的大约只占他的作品十分之一。但我依然认为，与巴赫、贝多芬、瓦格纳以及其他音乐家相比，莫扎特有他独到而超然的一面。我必须说明，在那时这样的想法已经不是能用古怪来描述的，而几乎是疯狂的。一个 13 岁的男生很难预见，有一天在英国，莫扎特会取代风靡整整一代人的贝多芬，成为音乐厅中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但我确实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感受到了一种令人好奇而又不安的矛盾，使我无法抗拒，又给予我巨大的情感满足。

那时在我父母居住的兰开斯特（波士顿以西 34 英里），我认识了一位朋友，米拉德·古里克（Millard Gulick）。他和我一样，衷心热爱莫扎特——尤其是他的钢琴协奏曲。我那时也在练习这些曲子并收集它们的唱片。出乎意料的是能找到的唱片还真不少，而且有一些还是名家演绎，如埃德温·费舍尔（Edwin Fisher）、罗伯特·卡萨德絮（Roberto Casadesu）以及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但那时很难在音乐厅现场听到这些作品，比方说 C 大调钢琴协奏曲（K.503），在波士顿尤难。因此对莫扎特爱好者来说唱片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在美国哪里能听到《女人心》呢？

在 1941 年的莫扎特逝世 150 周年纪念后，我们经历了 he 再一度声名鹊起的历程。我妻子告诉我，在那一年，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隆重上演了莫扎特的所有歌剧，而她也有幸身临现场。（她也对莫扎特情有独钟。）

然后到了 1955 年，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三件事情，让我与莫扎特和他的音乐有了直接的联系。首先是已故的卡尔·沃特列（Karl Vötterle，“骑熊士”出版社的主人）和已故的恩斯特·弗里茨·施密德（Ernst Fritz Schmid，《新莫扎特全集》的总编辑）来到维也纳（我那时住在那里）并询问我是否能参与新版的编修工作（在其中我编辑了莫扎特最后三部交响曲和《共济会葬礼音乐》〔K.477〕）。第二个莫扎特项目是为 C. F. 彼得斯（C. F. Peters）和奥伦堡新的学术版编辑莫扎特的 C 大调弥撒曲（K.427），之前在 1949 年，由梅因哈特·冯·扎林格（Meinhard von Zallinger）指挥，我们在维也纳录制了这部作品的首个完整录音。第三个莫扎特计划是与唐纳德·米切尔（Donald Mitchell）合作，在

1956年莫扎特诞辰200周年时，出版一本关于其音乐的专题论文集。在那时，我也成为了萨尔茨堡的莫扎特研究中央学院（Zentralinstitut für Mozartforschung）的一员，他们当时的工作重点主要就是为《新莫扎特全集》编纂更新。那时，莫扎特作品的知名度也前所未有地一路上涨。我眼前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那是1956年1月，我们在萨尔茨堡纪念莫扎特的诞辰。在他生日的前夜，暴雪笼罩了萨尔茨堡。BBC的一个广播制作组在此时抵达，我带着他们过河前往主教宫广场（Residenzplatz）。在大雪中，大教堂的钟塔顶端已经几乎看不见了，因为大雪，道路上也不再会有车辆，但音乐开始在这座寂静的城市里响起，在街道中回荡。这是莫扎特的芭蕾音乐（K.187和K.188），他自己改编为由两支长笛、五把小号和一组四个定音鼓演奏的版本。BBC的制作组成员像其他人一样，惊喜而赞叹不已。这是一个魔幻时刻，我们就像回到了1776年的萨尔茨堡。

然后，到了80年代，彼得·谢弗（Peter Shaffer）的《莫扎特传》问世——舞台剧和电影，尤其是电影，全球闻名。电影的原声音乐唱片连续几个月位居美国最畅销唱片排行榜前列。突然，莫扎特的名字口口相传，家喻户晓。这里并不是讨论《莫扎特传》是非的地方，它本身已经是个传奇。作为一部电影它引人入胜，但当然，它的内容和莫扎特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虽然他的生活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在这部电影尚未问世时，我已故的朋友，泰晤士与哈德森出版社的罗兰·格拉特（Roland Gelatt）试图说服我写一本书，关于莫扎特的“衰亡”。一开始我犹豫不决，但考虑再三之后，我相信，根据我们可以获得的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来写一本关于莫扎特的最后一年的书，也许对莫扎特的众多

新朋友和仰慕者来说会颇有益处。而这些资料出乎意料地丰富，将其汇总整理毫无疑问能够让我们超越最富灵感的虚构幻想，而更加接近真实的莫扎特和他妻子康斯坦策。

*

*

*

鉴于这个题目的本质，在这本书中我留给音乐的篇幅只能较为简短，但在这里，我想针对一个说实在话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再谈几句。

10

海顿，作为莫扎特时代最为杰出的同行者，经常被拿来与更为年轻的莫扎特互相比较，而且一般来说比较的结论都不太会倾向于海顿。这是因为海顿的音乐有其极度自制的一面，他并不邀请你来分享他的困境与苦恼，因为他已经将这些问题弱化并转换成卓越而富于智慧的杰作。我们聆听他伟大的弦乐四重奏、交响曲和宗教音乐时就像目睹一场盛会，作为观众我们赞叹不已，但并不需亲身参与。而莫扎特则是另外一端，他和听众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他与我们分享他的情感世界，牵起我们的手，带领我们，最终他会需要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前往他经历的每一个地方。因此他与我们同甘共苦。他在1791年创作的音乐中所展示的那个暮光将至、秋意萧瑟的世界，美妙而难忘，让现代的我们不仅能够感同身受，而且也许能更加深刻地领会那种情境（鉴于这个世界现在的处境）。莫扎特也许并没有刻意塑造这种感受，但与海顿所描绘的那种自制而乐观的闲适场景，或者贝多芬力图驾驭命运的雄壮画面相比，莫扎特也许更贴近我们对生活的悲观解读。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对人类的重要意义逐年增长，是因为他展示的真理越发具

目 录

前言

- I. 法兰克福的加冕礼 /001
- II. 莫扎特的维也纳 /014
- III. 奥地利首都的音乐生活 /027
- IV. 皇家宫廷的舞会音乐 /039
- V. 新方向：大教堂的任命？ /047
- VI. 共济会的午夜 /056
- VII. 乡间小屋安魂曲 /068
- VIII. 布拉格之旅 /082
- IX. 加冕礼日记 /104
- X. 魔笛 /129
 - 缘起 /129
 - 信息 /135
 - 首演 /146

XI. 最后的病痛 /160

XII. 传说与推理 /190

XIII. 康斯坦策：一份辩护词 /202

附录

A. 莫扎特的公寓和衣柜的图示（艾尔斯·拉当绘制） /226

B. 维也纳宫廷的舞会音乐 /237

C. 阿塔利亚出版社发行的舞曲乐谱 /239

D. 《狄托的仁慈》手稿纸张分析 /240

注释 /244

关于货币的说明 /287

参考书目资料的缩写 /288

部分书目 /291

鸣谢 /293

索引 /295

I. 法兰克福的加冕礼

1790 年秋，莫扎特的财务状况日渐窘迫。他的收入不复以往，难以支撑他一贯的生活标准，同时他的公众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外在环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同时在奥地利也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¹，他即将被加冕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礼将在这一年的 10 月 9 日于法兰克福的圣巴尔多禄茂-皇帝大教堂²举行。莫扎特尚未得到这位新君主的眷顾，而他也想借此机会前往法兰克福，试图获取皇帝的关注。因此，这位作曲家当掉了自己的一些银器来凑足旅费，³与他姨姐约瑟法的丈夫弗兰茨·霍法（Franz Hofer）一起在 9 月 22 日启程出发。

11

只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才会期待这次旅行能有所斩获。很难相信一个作曲家能够说服利奥波德二世，更何况，这位皇帝此时还有更加紧要的事情。先皇约瑟夫二世（Joseph II）⁴去世后，他在 1790 年 2 月 20 日即位，继承了一个被前任皇帝出于善意但落于仓促的改革所深深割裂的帝国。在奥地利的宿敌普鲁士的煽动下，匈牙利王国的革命思

12

潮风起云涌，不服管教的奥属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在近期自称独立，而奥地利军队则深陷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中难以自拔。幸亏利奥波德是一位经验与技巧兼备的管理者，作为托斯卡纳大公，他在他的领地治理贤明，深受拥戴，很多改革措施行之有效。如今面对帝国的诸多痼疾，作为皇帝的利奥波德也迅即行动，寻求解决途径。在1790年9月，他已经成功地与奥斯曼朴特（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政府）达成了停战协议，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⁵协商了东欧的未来格局，并扫清了在法兰克福举行加冕礼的障碍。到12月时，在普鲁士的默认下，奥地利人重新占领了布鲁塞尔。在对待那些高傲而顽固的匈牙利人方面，利奥波德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同时他开始处理先皇约瑟夫二世留下的诸多内政乱局：农业、教会、行政……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⁶

这些成就意味着这位皇帝没有为音乐——或为莫扎特——留下多少时间。在他即位时，由于正值先皇逝世的国丧期，维也纳的各个宫廷剧院关门谢客数月，直到这年6月初，国丧正式结束为止。这么来看，如果这位皇帝乐意的话，他可以在6月12日、7月6日与16日，或者8月7日前往维也纳城堡剧院⁷观赏《女人心》（此后这部歌剧在莫扎特去世前就没有再度上演），也可以去看复排的《费加罗的婚礼》——这部戏一直上演到1791年2月。但皇帝并没有现身。他首次莅临城堡剧院是在1790年9月20日，当晚的剧目是安东尼奥·萨列里（Antonio Salieri）⁸作曲的《霍尔木兹之王阿克瑟》。利奥波德精心挑选了他在维也纳的剧院首次公开亮相的时机，⁹时任内廷供奉的卡尔·钦岑多夫伯爵（Carl Zinzendorf）留下了写有内容重要（而且大部分仍未出

版)的日记,他是这样记录那一天的:“当阿克瑟登上王位时,我们的国王也来到了剧场,人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所以,在向新皇帝邀宠的竞争中,萨列里赢得头筹(暂且,而且他会摔得更重)。当时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利奥波德对莫扎特有任何的关注。先皇约瑟夫二世曾在1787年授予莫扎特“皇家室内乐作曲家”这个并不太重要的职位,利奥波德把这个闲差继续留给他,但同时,萨列里摘取了当时最为显赫的音乐家职位——1788年他从垂垂老矣的朱塞佩·波诺(Giuseppe Bonno)¹⁰那里继任了宫廷乐正(宫廷剧院的首席作曲家与音乐总监)一职,而利奥波德也继续保留了他的这个头衔。

如果能在法兰克福的加冕礼上露面,就能改善这种不被关注的状况,至少莫扎特是这么希望的,所以他和霍法启程离开了维也纳。那时从维也纳到法兰克福有好几种交通方式:一种是搭乘公共马车,这样一路花费不菲,但并不舒适,还非常无聊;另一种办法是搭乘邮车,在驿站换马;而最为轻松舒适同时也最为昂贵的是乘坐私家马车——莫扎特就是这么出发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拥有一辆自己的马车——看上去不太可能,也没必要,因为他住在城里——还是他专门为了这次法兰克福之旅而买了一辆马车。不管怎样,在1790年9月28日,他从美因茨寄出的信里这样写道:

13

旅途十分愉快,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风和日丽,只有一天天气不好——但即使那天我们也没有感到任何不舒服,因为我的马车(我真想亲吻它)实在太棒了。——在雷根斯堡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音乐伴奏,吃得像英国人一样奢侈,还喝了美味的摩泽尔

葡萄酒。——我们在纽伦堡吃了早餐——一个丑陋的城市——我们在维尔茨堡这个美好华丽的城市用咖啡安抚了肠胃——一路上的花费还过得去——除了在离这里两个半驿站路程的阿莎芬堡，招待我们的人想和蔼亲切地盘剥我们一笔……¹¹

就当时的标准而言，莫扎特可谓一路急行。“我们只花了六天，”他告诉康斯坦策（Constanze Mozart），他们“非常高兴能够找到一间房间住下”。他们住在法兰克福郊区萨克森豪森的一家小旅馆里，因为加冕礼的缘故，这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

莫扎特在法兰克福度过的前两周已经无迹可考，但我们知道他在 10 月 15 日于城市剧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同一天他写信给他妻子：

今天 11 点我开了一场音乐会，演出非常成功但没赚到多少钱……很不幸，在我开音乐会的同时，有一位亲王在大办午餐会，同时还有黑森州的军队在阅兵——所以我在这里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¹²

一般认为，莫扎特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出了两首钢琴协奏曲，一首是新创作的 D 大调协奏曲（K.537，日后被称为“加冕”协奏曲）和以前创作的 F 大调协奏曲（K.459，可能是以已经失传的“扩编”版本演出，加入了小号与定音鼓）。¹³ 也许还计划演出了一首新的交响曲——

14 K.504 “布拉格”、K.543、K.550 或 K.551 “朱庇特”，这些交响曲都尚未出版。

路德维希·冯·本蒂姆-斯坦因福伯爵 (Count Ludwig von Bentheim-Steinfurt)¹⁴ 在他的日记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莫扎特的演奏和其音乐会的有趣而“专业”的记录：

15日星期五上午11点，莫扎特在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一开始演奏的是莫扎特一首优美的交响曲（曲目1），我早就有了这首曲子的乐谱。然后希克夫人演唱了一首精彩的意大利咏叹调（曲目2，“non so di chi”），她歌声的表现力无可比拟。莫扎特随后表演了一首钢琴协奏曲（曲目3，K.459？），是他自己的作品，优雅而魅力超群。他的演奏用琴是奥格斯堡的斯坦因制造的，属于符棱茨男爵夫人，应该是最高档的款式，价格在90到100达克特之间。莫扎特的演奏中可以找到已故的作曲家约翰·弗雷德里希·克罗弗¹⁵【曾经是本蒂姆-斯坦因福家族的宫廷乐正】的痕迹，但相比之下更近完美。莫扎特先生个子不高，容貌可亲，穿着一套绣花华丽的深蓝色¹⁶绸缎衣裤，他在皇家宫廷任职。之后是假声男高音切萨雷利演唱的一首华美的咏叹调与回旋曲（曲目4），但这种辉煌宏大的曲目看起来不是他的强项，他是一位杰出的歌唱家，技艺精湛，风格优雅，但比起巅峰时期已经有所不及，尤其在不合适他的段落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就其他部分而言，他的装饰音和颤音都非常出色，我一定要看看到夏天能不能请他来给【我女儿】亨利艾特上课。也许他能和埃东姆或者其他人的一起来，因为他应该会有空，不像希克夫人那样因为跟剧院的合作关系而只能在法兰克福度过夏天。在音乐会的下半场，莫扎特先生演奏了另一首协

奏曲（曲目 5，K.537？），但相比前一首协奏曲，我不太喜欢这首。随后是一首我们有乐谱的二重唱（曲目 6），我记得之后的段落“为了你，为了你”。¹⁷ 之后是一首没有乐谱【背谱演奏】的幻想曲（曲目 7），莫扎特本人的演奏充满魅力，展示了他无尽的才华和实力。最后一首交响曲（曲目 8）并没有演出，因为这时已经快两点了，大家都等不及要去吃午饭。这场音乐会为时近 3 个小时，每首曲目之间都有很长的停歇。参与演出的乐团比较小，只有五把或者六把小提琴，但他们的演奏仍然非常精准。不过，最让我愤怒而难过的是这场音乐会并没有吸引到很多观众。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叫苏卡利尼的歌手，是个日耳曼人，但是人很好。坐在我后面的是著名的音乐业余爱好者韦斯特霍尔特先生。¹⁸

在返回维也纳途中，莫扎特在慕尼黑停留了一下，他曾经在 1780 年为那里的选帝侯卡尔·西奥多（Elector Carl Theodor）¹⁹ 创作了歌剧《伊多美尼欧》，现在这位选帝侯邀请他参加为拿坡里国王费迪南德四世（Ferdinand IV）与夫人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卡罗丽娜（Maria Carolina）举办的一场音乐会。这两位贵人之前在维也纳操办他们两个女儿的婚事。“这真是无上荣光，”莫扎特在 11 月初给他妻子的信里略带讥讽地写道，“维也纳宫廷的一大盛事就是国王得在另一个国家才能听到我的演出……”²⁰

1790 年 11 月中旬，莫扎特回到了维也纳，挣钱还债的压力再一次主导了他的生活。由于有关钱的压力和忧虑深深地影响了这位作曲家人生的最后一年，我们最好在这里暂停片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的财务危

机如此迫切而棘手。

在 1785 年时，莫扎特的财务状况看上去还十分乐观。那时他父亲来维也纳看望他，在 3 月 12 日给他姐姐玛利亚·安娜（Maria Anna，南妮儿）的信里写道：“你弟弟从他的音乐会里赚了 559 福林。”几天后，他父亲又写道：“我想对我儿子来说，如果他没有什么债要还的话，他的银行存款大概能有 2000 福林。他肯定有这钱，因为对家务开销来说，在吃喝方面已经不能再节省了！”²¹

但是，尽管莫扎特在 1785 年和 1786 年的定期音乐会非常成功，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维也纳（1786 年 5 月）和半年后在布拉格都大受好评，歌剧《唐·乔万尼》也在布拉格成功上演，同时莫扎特决定出版的几部作品也为他带来了大笔收入（例如题献给海顿的六首四重奏，1785 年卖给阿塔利亚出版后的收入是 100 杜卡特，折合 450 福林）。²²这一切看上去都欣欣向荣，但到了 1788 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了，他的财务状况也随之恶化。那一年，歌剧《唐·乔万尼》在约瑟夫二世的极力促成下在维也纳再度上演，但按照洛伦佐·达·彭特（Lorenzo da Ponte），即这部歌剧的脚本作者很多年后的回忆，这次演出“并不成功”。

实际上，莫扎特在国外的声望一直在稳步增长，尤其在德语区国家中，他的喜歌剧如《后宫诱逃》《费加罗的婚礼》和《唐·乔万尼》（都被翻译成德语演唱）虽然在演唱和伴奏方面有很大的难度，但都非常受欢迎。然而，这些“国际”声望并不能直接改善莫扎特的财务状况，只能在部分群众中滋生一种日渐增长的想要听到他的音乐的渴望。那时的作曲家如果演奏或者指挥自己的音乐作品能够收到演出费，但并没有